

稻草垛

■陈中奇

秋收后的田野，闲下来了。像洒落满地月色的白霜，田地里齐刷刷的稻茬上仍留着禾镰锋利的形迹，朽腐灰白，土地因失水而干硬，无数裂缝似大地的喘息。一年里唯有这个时段，人可以站在连片的稻田里而不陷入泥潭，连片田垅成了天然的运动场，可供农村野孩子们在上面像风一样地放肆奔跑。

晒干的人字型稻草把，像无数散开贴地摆摆的小姑娘，叠罗汉似的收拢起来。无数圆型的稻草垛，像课本上的天坛，顶上翘着孩童们冲天而立的麻雀尾发髻，像大地的乳房，散发着洁净而温柔的赤裸白光。秋天的乡村，隐藏着一种孩童天真的欢愉，像一位丰润的美人。

我们去田埂上、溪渠边、菜地旁放牛，不能偷懒，不敢耍滑头，那些地方总长有青草。然后，我们躺倒在稻草垛上憩息，嘴角叼一根细长的草茎，旋转着，闻到一抹清甜的草香，好像所有感觉都有了延伸的触须。天很高很蓝，地很阔很白，身下的稻草垛温暖而柔和地托举，开始有点扎皮肤，躺久了，便成一个窝，极暖和而舒服。有时，我们去还有些积水或潮湿的泥里，盘泥鳅，挖黄鳝，那都是货真价实的野地美味。在那个袖珍的乡村里，我们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眼里看着牛，耳朵听着溪流“哗哗”作响，头脑里空荡如风，只有阳光告诉我头顶还有天空，只有田野告诉我远方还有辽阔，只有稻草垛告诉我自然还有温暖。我们那时的世界就那么小，又显得那么大，有那么多花草虫鱼的东西，又好像什么也没有似的。

我们极少用稻草烧火做饭，它太不经烧，一把火就燎光了，锅还没烧热，乌黑的灶灰倒积得顶上锅子底。干稻草，多用来垫猪栏沤肥，或喂牛。冬天下雪，没青草，先把稻草铡成段，用水泡发回甘，牛仍不太喜欢吃。家家户户户编藕蓆，选条正的干稻草，打去浮叶，留下光滑的黄茎杆，齐齐整整一小束一小束用细绳一股一股编起来，垫在草席下面，有弹性且保暖，大概算自编的“席梦思”了。在乡村里，千百年来农人的智慧，总是能物尽其用，不会觉得毫厘的浪费。

在稻草垛里捉迷藏，打泥巴仗，那太小儿科。我只记得小时候，夜里走远路去邻村看露天电影，回来时黑灯瞎火，大家就地扎火把，取一截松树或随便什么树干，绑上一圈干稻草，如果人家好心，还能弄上点煤油淋上去，点火照路，一路高举，一路说说笑笑。翻过幽幽蓝蓝天空下的山顶，脱掉鞋子拎在手上，蹚过淙淙的溪流，火把上的油脂“哗哗啪啪”响，在将灭未灭之际，总有人做成新的火把，或递上一捆干稻草，点燃继续烧。那时，一列长长的队伍，翻山越岭，好多个火把照耀着天空，只见光，只听到人说话的声音，却看不清任何一个人的面孔。那样的青春，现在想来却是如此动人。

我想起沈从文小说《边城》改编的电影，想起一部叫《稻草人》的台湾电影，想起黑泽明的电影《七武士》，同样是古老的水车、收割后的稻田、堆好的稻草垛、痴情男女、爱恨情仇……总是让人热泪盈眶。

头脑里多次闪过一个场景：在月色如水的乡村夜里，一对青年的恋人相约幽会，他们避开耳目，避开灯火，避开世俗，前脚跟着后脚，步伐急切，环佩叮当，跑到秋后田野的稻草垛，那里就像一个浑圆的青春祭台，像《红高粱》里被疯狂刈倒的那片茁壮青纱帐。我总觉得，在大自然宏大背景下的人，反而更有生命的张力，苦难也罢，情爱也罢，乡愁也罢，抗争也罢，没有任何指向的局限，却有无限的蓬勃的可能性。

农家灯火是乡村的眼睛，袅袅炊烟是乡村的味道，山脊是乡村的脊梁，田野是乡村的胸怀，而稻草垛是乡村的心，像母亲的心，像农村儿女的心，无数的深情都藏在它的不言不语里。



王夫之出生地考

■萧 培

王之春《船山公年谱》记载：“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，公一岁。九月初一日子时，生于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王衙坪。时武夷公年五十，谭太孺人年四十有三。”明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1619年，九月初一日即公历10月7日。这是王船山出生的年月日，我们能把它弄清楚。那么，王船山出生的地方，我们能找到比较具体的位置吗？

王衙坪在今衡阳市雁峰区先锋街道中山南路社区，原是衡州府城南至回雁峰一片大坪，清末已发展成为一个三叉小巷。清末王衙坪三叉小巷又叫路驼巷，一条东通上河街（沿江西路），一条南接大马横街（金果路），一条西连大街（中山南路）。王夫之故居在王衙坪的南部，左边是湘江，右面是繁华大街，前面是燕子巷、燕子塘。

清末，王夫之故居已经改建成成为船山祠，船山祠附近盖了一座福音堂，南面的燕子巷和燕子塘改名院子塘巷。

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湖南学政朱迪然倡议在王衙坪故居创建了船山书院。第二年，兵部尚书彭玉麟捐款，在东洲另建新舍，旧址便改为船山祠，作为春秋祭祀之所。1922年这里还挂过“船山大学”的牌子，一直保留到衡阳保卫战前，惜1944年毁于战火。

1992年，在市船山学会上，民进主委王晨牧老先生说:1945年，他从福音巷过，看见船山祠门口还挂着船山学校的牌子。原市船山学会会长熊考核也清楚记得此事。我堂伯父萧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心医院（当时叫仁爱医院）工作，父亲经常带我去他家玩。他家北面是一口塘，他常跟我们说，这塘叫燕子塘，塘北船山学校就是王船山出生地。市中心医院原会计颜卓甫跟我说过:外科大楼原先是一口塘，塘北就是船山学校。

1945年战后重建，王衙坪故居仍挂“船山学校”的牌子。1948年5月9日《力报》上有这样一则广告:“船山学校董事会招佃启事：本会所管苏洲湾（东洲对河两里）农场一所约二十亩，经本会第三次常务校厂整理会议议决招佃。如有愿意承租者，请向福音巷本会会计处接洽可也。”广告指出船山学校董事会会计处在福音巷。这就是王夫之出生地在福音巷的铁证。

那么，哪里又是福音巷呢？院子塘巷民国时已改名为福音巷，福音巷西接中山南路，东通湘江南路。现在的福音巷没有编门牌号。我实地走访，初步推测，船山故居遗址就在福音巷东面第二栋楼，东面是雁峰区成龙成章小学。船山故居遗址所在大致方位就在现在叫中山南路28号附2号的那栋楼那里。

起承转合析律诗

■李 昂



起承转合是律诗（含绝句）的基本骨架，基本章法，也就是按照事物的发展顺序、感情波澜的自然起伏或事理的自然逻辑来布局谋篇。

起承转合具有多种形式，概而言之：

一是一至四联分别为起承转合。比如杜甫的《登高》：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景物，如画家之工笔，形色声态，一一展现。次联渲染秋天气氛，似画作之写意，其艺术空白处让读者以想象补充。三联转写作者之心情，从时间、空间纵横两方面着笔，由异乡漂泊，写到多病残生。四联又从白发日多，护病断饮，归结到此时世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，诗人忧国伤时的情怀跃然纸上。至于本诗八句皆用对仗，则是其另一特色。

再如笔者的《教坛三章·备课》（详见《比喻的妙用》篇），首联以长年伏案、废寝忘餐扣题。次联顺承此意，连设“馅饼”、“饅臙”二喻，表明教学不能拾人牙慧，而要独立钻研；教师必须饱学，执教才会得心应手。三联转入哲理性思索，学习须经疑无路的“穷境”，方能达到又一村的“化境”；能够做到常教常新，才是一个成熟的教师。尾联仍合到题意上头，为使学生“如虎添翼”，自己过早白了鬓发又算得什么？

这种类型的起承转合分别居于首联、颌联、颈联、尾联之中，具有均衡、和谐的审美属性，是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。

二是起承转合并非均衡布于四联，而是有所侧重。这又有两种情况：

（1）首联起，二三联承，七句转，八句合。如柳宗元的“城上高楼接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。惊风乱飐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薜荔墙。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共来百越文身地，犹自音书滞一乡。”（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》）首联为起，扣登楼之诗题。二三联为承，叙登楼所见之景色。其中二联写近景，赋中有比；三联写远景，景中有情。第七句言四刺史所处均为百越蛮夷之地，转而抒发对朝廷之愤懑；末句切回诗题，表达对四州友人的思念。其他如李白《赠孟浩然》、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、王维《辋川闲居》等篇皆属此类。

（2）一二联起，三联承，四联转合。如王维《酬张少府》：“晚年唯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。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。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”一二联起，概述晚年情思；三联则承第四句的“旧林”；第七句以设问转到对人生哲理的探求；第八句合，既是对第七句的回答，也是对首联的注释，还是对自己心理的再次表白。这种形式的起占了两联，写来难度较大，故比较少见。

三是起承转合不是按通常顺序，而变换为起转承合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叙说方式。比如孟浩然的《留别王维》：“寂寂竟何待，朝朝空自归。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当路难相假？知音世所稀。只应守寂寞，还掩故园扉。”首联为起，写在京之寂寥；而承却不是第二联，而是第三联，因为世少知音，无人推荐，以致“朝朝空自归”；而转却在第二联，“欲寻芳草去”，是在无知音、无人相假时的转而他想，“惜与故人违”则是他想时的矛盾心情；尾联为合，最后决定“还掩故园扉”，甘守寂寞，再次点明“留别王维”的题旨。这种一三相接、二四随承的跳跃性结构，形象地状出诗人的复杂心情，收到一种跌宕、回环、跳跃的效果，是按通常顺序排列起承转合的诗作难以达到的。

四是起承转合并不完全具备。这又有两种情况：

（1）只有起承。如王维的《终南别业》：“中岁颇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首联为起，写好道而隐居南山之陲；二三四联皆写“晚家南山陲”事，是为承。故全诗只有起承，而无转合。

（2）只有起承转。如王维《汉江临泛》：“楚塞三湘接，荆门九派通。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郡邑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。襄阳好风日，胜似与山翁。”前三联为起，写诗人泛舟所见之景色；第七句为承，写汉江岸之襄阳的好风日；第八句为转，表达自己欲与襄阳官员共谋一醉的愿望。

上述两种类型，由于只有起承或起承转，没有转合或没有合，因此此类诗具有一种似断非断、含而不露、余味无穷、一唱三叹之美。但另一方面，由于三联的笔墨都集中于起或承，因而这种诗作明显带有赋的审美特征，故诗中的铺叙，要避免重复之嫌。

最后强调一点，跟绝句一样，律诗的起承转合四者之中，转尤为重要。一首诗的立意能否高远，与“转”的运用关系至大。比如上面说的柳宗元《登柳州城楼》，因为有了第七句“共来百越文身地”的转，作者伟岸不屈的人格才得以充分展现，也使这首登楼怀人之作有了深刻的主题。

师恩难忘

■邓玉冰

“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，让所有的难题成为乐趣；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，你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……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才知道那个讲台，举起的是别人，奉献的是自己！”一听到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，我竟有一种过敏反应，激荡的思绪里，常常会想起一个人，他就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曾子樵。

刚解放时，我考上了常宁县立中学（现在的常宁一中），在那里，我遇到了曾子樵这位良师！

入校时，我隐隐约约听到老师们议论，说这位曾老师很有来头。

据说，曾老师曾是黄埔军校最后一届的优秀生。离开军队后，他选择了教育工作，后来到了我们这个小县城。

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，就是那不折不扣的军人作风与气派。

每次上课，钟声还未响，曾老师已站在教室门口。约半分钟，钟声刚响第一下，他就正步跨了进来。每一个转身，都是军人的标准动作！没有一句闲杂话，他直接进入授课内容。

一天放学后，班主任老师叫我留下，说：“曾老师两口子想邀你们在他们家吃中饭，他俩希望家里有个孩子出出进进。”

那时，我妈为了全家人的生计，当上了乡村教师，带着我的弟妹们去了乡下。我独自一人留在县城的家里，一日三餐得自己料理。从未做过家务的我，发个煤炭火得弄半天，为了不迟到，常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。中午回家，胡乱地做点饭，管它是夹生的还是烧焦的，哄哄那早已饥肠辘辘的饥肠，以至弄得自己面黄肌瘦。这情形，老师们肯定察觉到了。

曾老师两口子过来了。师母拉着我的手，轻轻地说：“你曾老师和我都喜欢多几个人吃饭，那才有味道！”我只会低着头流泪。

曾老师这个两口子之家，就和我们教室隔个天井。

放午学时，师母就在家门口等我，餐桌上早已摆好了饭菜。师母一边往我碗里夹菜、舀汤，一边跟我聊天，常常要我翻译我们常宁的方言。我吃着这可口的饭菜，嘴里倒是有滋有味，可在别人家吃饭，心里总觉得别扭扭，每一个动作都怯怯缩缩。过了几天，师母把饭菜分成三份，分别放在三个座位前。“事先声明，我们三人都要把自己那一份全都吃完，不能浪费！”她还对我说，“你的曾老师说，自从你来了，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！”我是这个家里的人？不是外人？哼，我的心里就像被熨斗熨过一样，平整暖乎，但又不知如何表达，只会笑一笑。之后，我不像以前那样拘谨了。

我每隔一个月就得去妈妈们的学校。她的同事都说我一两个月就变了样：脸色渐渐红润了，脸蛋慢慢变圆了。

每一次，我都会把在曾老师家吃饭时那些大大小小的事，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妈听。妈妈对我说：“你可能不太理解老师与师母的良苦用心。他们是想让你轻松自在地接受这‘雨中伞’‘雪中炭’，不用背着欠了人情债的包袱，巧妙地为你们面子，保尊严！”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！

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，我还没有五周岁。因为院子里的小玩伴都先后去上学了，只丢下我一人。妈妈怕我太孤单，就让我“跟拖”进了学校。懵里懵懂地读完小学二年级，便遇上“沦陷”，只得辍学一年。光复后，我跳到四年级。因为没有学过乘除法，算术没法跟上来。渐渐地，只要算术老师一进教室，我就厌烦地等待着下课、放学，算术成绩自然很不好。

得考初中了，我爸才不得不不为我补算术课，勉强拉了上来。

也不知曾老师用的什么“魔法”，只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有温度，让人心里暖乎乎的，也有磁性，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。我对数学不再厌烦，听课也觉得津津有味，成绩慢慢好了上来。

有一次，曾老师给我们上几何课。他带着卷尺和大根小竹竿，把我们领到河滩边。那里是一片菜地，其中新开了一块菜地，把原来的小路拦截了，这条小路不得不折个大弯才能过去。曾老师叫几个同学把两根小竹竿插在这根折线的两端，先分别量两根线的长度，并算出它们的总长，记录下来，再叫同学在折线两端拉根直线，也量出这根直线的长度，作了记录。然后，他得出“两点之间，直线最短”的结论，好几个同学恍然大悟地“哦”一声。曾老师问大家：“明白了吗？能记住吗？”“能！”我大声叫：“老师，我还弄明白了一个定理，那就是，三角形两边之和，必大于第三边。”曾老师当即赞了我一句：“小家伙肯动脑筋，能触类旁通。借一个定理或公式，推算出另一个相关的定理或公式。不错！”我高兴得几乎摸不着后脑勺了。此后，我的数学成绩呈直线上升。

每周一次的小考，曾老师都会把前十名的名字，用红色粉笔写在黑板的左上角。我的名字有时也被曾老师列在黑板上。后来次数越来越多，而且名次也渐渐往前靠。

我上师范学校后，学了教育学、心理学，才知道那次在河滩边量直线、折线，这叫直观教学。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，同学们更容易弄明白。

多年以后，我又悟出了曾老师的另一个“魔法”：他用的是换位思考。有些问题，在轻车熟路的老师看来，只不过是个体小坡，而在我们初接触这类知识的学生眼里，却是一座峻岭。哦！曾老师是站在学生的角度，去找突破口。

曾老师的这些“魔法”，让我不知不觉中对数学有了浓厚的兴趣，也有了信心。

1952年初，国家推行新的招生制度：全国所有中学、大专院校，实行统一招生、统一分配。还规定每年只在秋季招生。当年的三年一

期的初中生和高中生，都提前半年毕业。我们班属于提前班，就得在半年中学完一年的功课。几个任课老师千方百计为我们挤时间。

班里住校的同学，每月得回去拿咸菜。有些同学的家离学校有五六十里。原来只准星期天早上走，下午赶回来，十分辛苦，星期一听课，还有些萎靡不振。曾老师向教导处建议：允许这些同学星期六下午回家，星期天下午回校。曾老师还利用他们返校后晚自习前的时间，给那些同学补课。真是两全其美！这些同学多次向曾老师表示感谢。曾老师只是摸摸他们的头，笑一笑！

曾老师还教给我们一些记公式定理的便捷方法，什么“韩信点兵，以少胜多”等。他也常常激励我们：“能吃苦不怕难的战士，离胜利最近！”

那时候，县中一年级的好几个班，还有食堂、宿舍，都在谷家洲，二、三年级三个班的教室在濂溪祠。

这年的二三月份发春汛。洪水漫上了学校的谷家洲，操场上也有尺多深的，被困在谷家洲上的住校生，无法过来上课。

食堂的工作人员按曾老师的意见，解下箩筐上的绳子送了过来。春寒料峭，河水还很凉。曾子樵老师第一个卷起裤管，站在操场的深水区。所有的身强力壮的老师都来了。曾老师像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，镇定自若地发号施令：老师两个两个地拉住一根绳子，学生双手握住绳子，侧着身子往濂溪祠这边移动。“加快速度，别让孩子们冻着了！”几个小的同学胆怯，曾老师就两个腋窝下各夹一个，飞速过去了。几十个同学全都安全迅速地“转移”了。事后，教导处张主任开玩笑说：“要是有拍电影的人在场，这可是个很不错的战斗故事片！”另一个老师说：“多亏有个高级指挥官！”

曾老师的严格里透出亲和，认真中伴着关切！他对学生的真挚的关爱，换来了学生对老师加倍的尊重和敬佩，相应地更认真地听他教的每一堂课。

我们凭着老师给的“手杖”，勇敢地攀登书山；靠着老师送的“船只”，灵捷地遨游学海。那个学期的升学考试，我们这个提前班的成绩毫不逊色，不在应届班之后。

升学后，没有闲暇回母校。直到三年后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了，才在妈妈的陪同下，回母校探望。我向班主任打听曾老师的去向。张主任说：“他是一年多前离开，好像是回到了北方。即使找到他，你对他都只有负面影响！你真想报答老师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传承老师的人品与修为。”我听懂了张主任的话中话，也细细琢磨那后几句开悟的话。

老辈人说：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！”我却没能奉上一滴水去回报涌泉，不禁常常在心中责备自己。

自责再多，也无法稀释我的歉疚！只有像张主任点拨的那样：传承老师高尚的人品和敬业的精神，教诲学生乐于学习，善于思考。这才是对老师的价值黄金级的怀念与回报！

我刚踏入教师的行列，被分配到偏远山区的一所完小。那时正碰上整个社会的困难时期，不少学生交不起学费。高年级的同学大多离学校远，还得住校，又得交灯油费。班主任不仅得完成教学任务，还得全权负责收齐学生该交的各种费用。你收得来就更好，收不来便得扣工资。

当时的我，只有一个心愿：不能让一个学生中途辍学。一来这是上级的规定，二来是良心的驱使。我必须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到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阳光雨露。

为替学生省钱，每周我带学生去山上砍柴。准确地说，应该是我陪着学生去。做这些事，他们个个都比我能干，我只有老老实实地甘拜下风。他们砍了一担柴时，我还只是砍了一手柴，而且，不是伤了手，就是砍了腿。他们就都帮我砍一把。往回担柴的路上，也是他们轮换着替我挑。我羞愧地跟在他们后面。孩子们说：“有老师在身边，我们就兴头足，劲头大。其实用不着老师做什么。”我好意思什么都不做吗？以后，孩子们只让我捡枯掉的油桐籽和砍下来的油桐树碎片，用两个菜篮子挑回来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可免交柴火费和灯油费。

春、夏、秋三个季节用煤油灯。冬季的晚自习时，教室的一些课桌上，放几个破旧的脸盆，里面垫上一些柴火灰，再把捡回的油桐树碎片和枯油桐籽架好，点燃，这便是“灯”了！这是多功能“灯”，既能照明，又能取暖。我也与孩子们甘苦共享，在“多功能灯”下给他们面批作文。这种对症下药的“营生”，最受孩子们欢迎。

那些交不齐学费的同学，不是不愿交，而是实在没钱交。我从不任班里指名道姓地催缴学费。我为家长想些门路，叫他们把自留地里的蔬菜、捞的小鱼虾什么的，卖给学校食堂，给的价钱略高于市场。我再悄悄地把差价补给食堂。那时，好多东西是计划供应。社员家的煤油票、肥皂票基本上没有用，都是用土法子解决点灯、洗衣的问题。他们常常把那些票送给老师。我一概收下，然后给他们一些钱，并向他们说清楚：“要是没有票，我就得用高价买，那会有人说我在搅乱市场。你们也是在帮我的忙。”他们才心安理得地收下钱，满心欢喜地补交了孩子的学费。看得出来，孩子们的脸上也添了光彩！

那时，国家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光彩都很低。只不过我的家庭负担不重、其他开支也不大，还能勉强从“鸡肠子”上挤下一点“膏”。

我在那个学校连续送了四届毕业班，交了四份为学校争光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、老师们亦无愧疚无遗憾的圆满答卷！以后，另去了好几个学校，我始终一如既往。人生“交响曲”的每一段，可以用上好些个换气符号，但只允许用一个休止符号。从教近四十年，流过的汗水与等量的泪水，换来了能让学生易于理解、便于记忆的诀窍，收获了一茬又一茬的甘桃硕果。那是因为学有榜样，奉行的目标！“才知道那个讲台，举起的是别人，奉献的是自己！”

我常为此生能遇到良师，而倍感幸运！